

西園聞見錄

第五十二冊

西園叢書

卷之十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五目錄 外編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往行

趙時春

宗臣

周尙文

俞大猷

石邦憲

潘絲

張時

胡宗憲

馮子履

鄭汝璧

于瑱

將才

前言

胡世寧

陳于陞 二則

往行

王越

持重

前言

往行

劉大夏

息兵

前言

桂彥良

周金

趙錦

劉球

黃文炳

往行

余子俊

劉大夏

李東陽

王瓊

楊成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五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二十四

將略後

往行

趙時春字景仁號浚谷□□人□□□□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
歷官僉都御史居常或語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
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操勁弓巨矢間以
長鎗大斧卽俺難丘福不足平也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
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哀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
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
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世宗皇帝用相臣徐階薦召爲兵部職
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雁

門諸關庶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贊營務仇鸞益忌之備罷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時翁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鸞鸞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公對曰此亡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爲平虜大將軍而效牙僧開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出古北口狹鼠門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且間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毋憂惟憂貪侈流行耳懦懦不足任恐悞國事遂作責言以喻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鸞指劾下詔獄遠貶鸞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難阿卜孩知鸞意欲弱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爲名盡踐毀宣大邊牆邊將畏鸞不敢禁自茲宣大無藩籬矣蕭芹結黨謀翻大同左衛城語俺難曰吾叱城城卽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黨縣諸閹閹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虜騎薄城則遊

擊兵已陳城外山蕭芹叱城城上縛囚呼蕭芹大駭俺難知計沮乃呼諸酋以瘦老馬及鹵獲不可生者互市獲段布數十萬足饜飫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上甚惡之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場鸞惡其兵盛輒毀諸上欲加誅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上命移駐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驚疑鸞時春自介驍率甲士鼓行至于密行鸞亦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返命上怪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鸞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鸞不知兵唯誇虜強盛志在脅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褫革甲奪馬或誠斬中將軍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工兵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訛言臣率家丁劫殺民兵僉事趙時春營爲時春所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路俺難執蕭芹總督遼薊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道士歸于京師鸞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鸞進位太傅

壬子春虜復犯宣大鸞徵陝西兵會戰其家丁先入巢敗賴時春殿得返參將歐陽安擊之獲二千餘級鸞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宥衆論益疑鸞通虜之謀益漏鸞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虜上皆辨明之而是役也失馬芻糗械復半八月之役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死鸞與家丁爭納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益不振是歲正月七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鸞諷通民毋舍其兵時春露次教塲結草廬鸞諷趙錦教參將許璽夜火時春夜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錦又諷參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犯喜峰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棄八月鸞疽背發時考察相近匱金求薦者甚衆猶力疾奏請而徧詆輔臣諸大臣然匱金者率持去十四日死上用少保徐公階謀先收制書將印時義等各散去都督陸炳擒獲各伏辜

宗臣字子相廣陵興化人嘗爲福建憲副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搗省會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公以參議得西

門最要害郭外之民叟婦稚跳城求入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毋內民內者坐軍令公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委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難公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公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飢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爲百口攻也遂大開門縱其入諸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公度入且盡乃徐治守具又數出奇以創賊賊竟逡巡遁走

周尚文字□□西安衛指揮同知歷官右都督嘗爲涼州副總兵以套虜善游時渡河乃築牆百里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賊至輒鉤殺之行軍不施幃帳不喜音樂每遇虜多用間諜故悉知其強弱多寡閒居時其所當邊徼阨塞必周思極慮忘寢食與士卒分甘苦軍不盡飲食未常先之每戒二子曰慎毋怯其視吾劍每去鎮令軍士秣馬雖凜冽夜必遍察之以故馬肥可戰自總巡而下毋得私役馬者以此得士死力累獲奇功雖古名將何以加焉居官十二任食祿四十年歷禦九

邊身居大小數百餘戰被射傷三十餘處

俞都督大猷爲廣東□□嘉靖丙午新興恩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菴歐陽公必進移檄曰當此盤錯正見才識若復委諸有司終歸畫餅俞大猷懋聞才猷盡心所事開誠撫諭終當有成耳公躬到界中以搖賊化外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內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持糗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陣令民自得爲戰守且言於督府以爲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盜賊亦有之苟治之有道信以致其來威以制其畔旬月之間可使爲編民也復遍詣諸峒以數人從峒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劍劍術切捷變化如神峒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格猛獸爲峒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之曰蘇青蛇久橫界中使若輩喪其生人之樂而且罹鋒鏑之患若與蘇青蛇雖不愛其身奈妻子何衆皆泣曰惟公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所發焉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稍稍日諸酋散去公因令青蛇前行至墟市數其罪殺之懸其首旋函獻督府明日詣

何老猫峒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賊在某村劫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首而還巨魁數輩俱以次伏罪自願就俘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懷與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公遷福建都司而安南寇欽廉甚急督府朱公統奏留公不許先是安南巨賊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灝之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灝已爲民阮敬所弑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久不報范子流子儀仍爲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爲辭時諸司已議選募陸兵公獨以爲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端備於陸賊舟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勞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小悉以委君矣公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厲晝夜攻城而當事諸公委其事于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曰今兵未集且當有以緩之遣帳中陳子萃王仕擢奉檄馳入賊營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諭汝國人若子儀悔禍偕我詣軍門乞降便不加兵盡赦爾數萬人之命

且爲爾處分不者大兵壓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于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雖斬獲寡溺水餓死者衆矣七月復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日與戰大破之擒范子流斬俘千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公追至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灝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灝與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指揮舞蹈而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卽如將軍計當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見于此耳及是果然是役也不多費貲糧久弊士馬而匡夷尊夏功足多焉捷聞分宜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足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止賞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於歐陽公希封賞也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值黎反公率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民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後策建城郭設墟市稍因漢夷人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峒坂中與黎人約法黎爭持

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于朝以公爲海南右參將從公處黎之議也嘉靖壬子公參戎浙江時倣人王直者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貿易公然爲逋逃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賊直不殺終爲大患發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因走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至賊無敢過關嘉靖乙卯公爲南直副總兵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尙書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某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槳河船四旁遮板藏蔽兵械周行河湖迎賊之至尾賊之去初張公計柘林之賊必得兵三萬乃可破之會朝廷遣侍郎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公白金二萬不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至趙卽欲張公擊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奈何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構通倭以聞數日賊至狼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以公將之迎至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技毒死也張公之

功竟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六金壩公將河船布伏於沙河中賊抬船渡壩將盡濟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國公華亭徐公而分宜嚴公怪公之不以關白己而以關白徐也呬之八月張公論死督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在在如是東撲西熾水陸戰敗爭以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苦能在海復在陸哉嚴公欲遣中校逮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爲將所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之漳人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公乃止坐落職奪其祖官而東面之禍日亟上怒曰南北面欺不可怠視本官若不知者于是命內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者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總兵官與賊戰于吳松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移軍定海滅之浙又平嘉靖丁巳進公都督同知公常言海戰無他法只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

公往擊王直大風遽作我舟幾覆賊舟負山顧無事公過普陀出大洋
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幾入於礁賴明月須臾得避礁夜行大洋
中如衝抖簸揚書曹俱反遂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戲謔飲食
如常又公行馬蹟風作公急斷緯船不覆他舟解緯則覆又公在列港
舟幾覆乃以刀斷梘得不覆僅藉他小舟以濟則舟上飄忽與江濤不
類蓋亦危矣時天子必欲得直督梅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辯士
蔣州陳其可願之其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謁陳靜倭之策謂宜與
通市兵部郎中荆川唐公順之爲之請朝云鏜老將也其策可用獨公
奮議以太祖太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舶將
以廢其水道耳古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今誠大治戰艦
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
復與之通市東南之禍無已日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
南之諸島眞臘呱哇猶有楸木奇貨可資中國用也祖宗絕之不得忍
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繒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遁逃之夫

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爲得策若誘之使來聽其互市是爲國家生事矣後必悔之若宣諭其國王則祖宗以來有故事立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要中國爲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入見則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爲俞帥所笑矣有旨必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苦苦爲賊者招我來許我爲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令何以信遠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制度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命聞之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于明州僕如也二華譚公爲恤之士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如何于市陌庠路村落海嶠之間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爲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閤而入閤人曰太尉詣何早耶太師侍郎當昕正睡非內旨

無敢傳告者太尉宜歸且復來耳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吾齋宿焚香
既卜且筮謂今蚤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闔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
搔睫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蚤耶吾方睡耳太尉曰炳不睡數日矣齋
宿焚香既卜且筮謂今早見太師侍郎必允所請也侍郎曰爲誰太尉
曰爲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俞帥耶俞帥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
府厚交徐武英而不及愚父子何也太尉曰俞帥知誤始自徐武英以
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非太師不可解故陰有致于炳也
炳敢請于太師侍郎以爲炳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旣重上信之嚴氏
亦樂其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則語太尉如侍郎語太尉告太
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俞帥入去謁侍郎侍郎亦令
俞帥入往謝太尉太尉明晨復馳入太師府中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
子爲之動容刑部尙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趙公爲公穆卜左都御史
崦山周公見公入避中正堂出教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囚首跣
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羣來言之且云公之功高明主所知必從寬貸